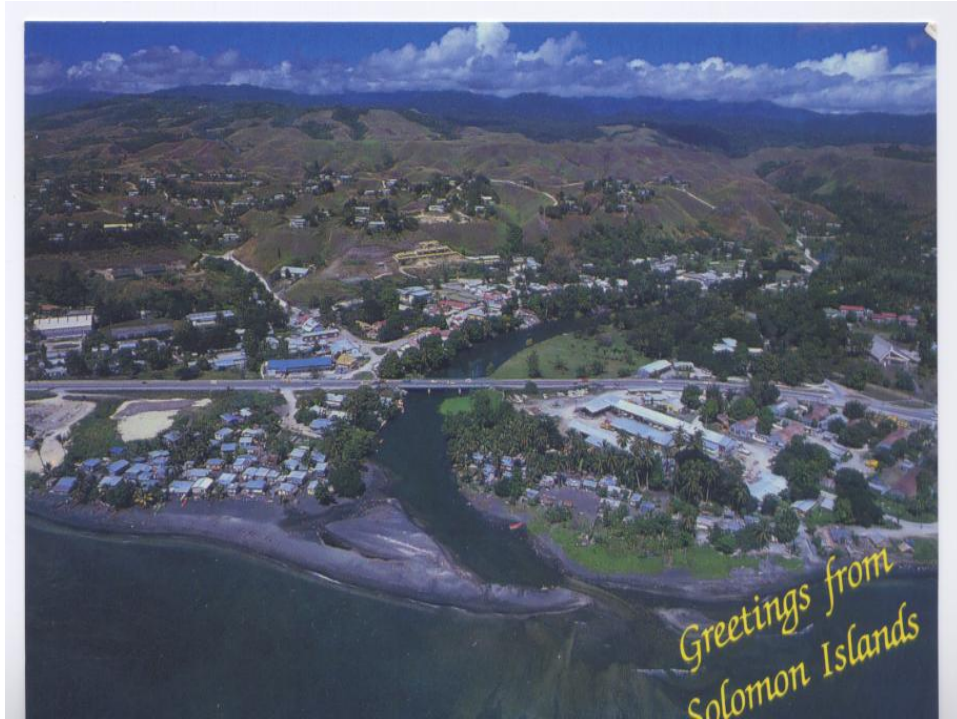


太平洋島嶼世界 期末報告 — 所羅門群島



Part 1. 所羅門群島的雨林議題 by 醫技二 B91404007 胡俊民

Part2. 碧海椰國~所羅門回憶錄 by 醫技二 B91611007 林育正

I. 前言：

首先，從所羅門群島擁有的雨林資源、經濟發展現況，來了解雨林問題的背景。

1. 豐富的自然雨林資源：

所羅門群島所有島嶼的陸地總面積為 30000 平方公里，比台灣的面積還小，但是森林覆蓋的面積約有 26400 平方公里，幾乎佔了土地總面積的 90%，林木的總儲量有 1.27 億立方公尺。由此可見所羅門群島雖然面積不大，但雨林資源相當充裕。

所羅門群島的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雨林內有超過 4500 種以上的植物種類，其中包含 230 種不同品種的蘭花，有些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稀有品種。在豐厚的天然植被之中，可發現 170 種以上的鳥類，其中也含一些所羅門群島的特有品種。如果當地的雨林被破壞殆盡，這些珍貴的物種也將永遠消失在地球上。

2. 經濟現況

1990 年代以前，所羅門群島的經濟主要依賴農產品的出口外銷，香蕉、椰子、可可是三種比較主要的作物。1990 年代以後，原木的出口快速發展，數據顯示從 1992 年占出口總額的 36.4% 上升到 1996 年的 55.8%，金額達到 3.493 億所元，取代了農作物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

於是原木出口變成所羅門群島現在的主要經濟收入，占全國年收入的 50% 以上。其中最大的外銷貿易國是日本，有 80% 的木材出口到日本。木材出口成為的經濟的命脈，因此國際市場上的木材價格波動，對於國民年收入有很巨大的影響。受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國際市場木材價格急劇下跌，所國的經濟在 1997 年下半年面臨很大的困境，木材出口的減少造成所元快速貶值，財政上也出現嚴重的虧空問題。

由於過度的開採和砍伐，所羅門群島的森林資源在不久之後就會消耗殆盡。世界銀行作了一項環境評估，如果以 90 年代初期的開採速度持續濫伐森林，所羅門群島目前擁有的森林會在八年之內耗盡。

II. 雨林所面臨的危機：

雨林的破壞者

1. 伐木業：

破壞雨林最大的元凶是伐木業者的過度砍伐。爲了提升經濟、擴充財源，政府大量的將珍貴的森林資源交給外來公司開發，在沒有完善的規劃管理下，就演變成濫砍濫伐的情形。以 1991 年的森林資源量來計算能夠進行永續發展的開採量，估計每年能夠承受的最大的木材砍伐量被是 32.5 萬立方公尺。但是在 1994 年，所國的伐木量大幅躍升到 66 萬立方公尺，而在 1995 年增加到 75 萬立方公尺¹，已經是可進行永續發展開採量的兩倍以上，遠遠超過自然環境所能承受的負荷量，造成程度非常嚴重的破壞。

2. 原住民的燒耕：

燒耕是一種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利用放火燒掉森林清出可耕作的空地，燃燒產生的灰燼可增加土壤肥沃而有利於耕作，於是這塊土地就可以生產約 2~3 年的收成。等到收成衰退之後，就放棄這片土地，讓它在自然的狀況下再次恢復生長，另外再去尋找別一片林地來開墾。

雖然在課堂上的討論會中有提到過，這種古老的方式比較不會造成嚴重的破壞，但其實這必須要在原始的條件的前提下--人口稀少，並且是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才能夠成立。現代文明帶來了醫療環境的進步，使得死亡率降低，人口因此而大幅膨脹，人口密度比起以往增加許多。再加上這些農產品不僅僅是供自用，還用於外銷出口獲利上，所以燒耕的土地面積急速的增加。這樣一來，燒耕這種傳統土地利用方式就會開始對自然環境造成負擔，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森林再度恢復生機，可能需要被加上一個問號。另外，燒耕所可能引發的森林大火的潛在威脅也需要列入考量之中。雖然燒耕相對於伐木業帶來的破壞沒有那麼顯著，但其實也會逐漸變成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來源。

3. 其它方面：

開採林業或其他礦藏時的附帶的築路工程，原住民使用木材當燃料，這種原因也會導致雨林資源的損失，不過這些是比較次要的因素。

1.而且這些數據還不包含不法木材商漏報的部分，伐木的實際情形有可能更加嚴重。

III. 參與雨林相關問題的重要角色

1. 所羅門群島政府

跟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情形相似，在所羅門群島，政府的管轄力量並不是那麼強而有力的。尤其近年來在財政嚴重虧損，內部政局在國內兩大族群：Guadacanal 和 Malaita 島民間的激烈對立下，處於動蕩不安的局面²。政府可說是自顧不暇，沒有太多餘力來處理雨林問題。

前面提到過原木的出口收益佔全國年收入的 50% 以上，因此它也是稅收的最重要來源之一³，要政府制定政策來保護雨林，相當於是減少這分主要的收入來源。另外，伐木業者勾結政府官員的貪汙問題，的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所以要期待政府有效的保護雨林免於過度開發，可行性恐怕是不會太高的。

接下來看政府的一些實際作為：

在 1994 年，當時的所羅門總理 Hilly 爲了減緩雨林開發的速度，宣布暫時停發新的伐木執照給伐木商，並且聲明禁止伐木的措施會在 1997 年有效的執行。但是 Hilly 的執政並沒有獲得選民的支持，而被 Mamaloni 取代，詳細的原因會在原住民的角色中提到。

Mamaloni 執政之後，政府的政策又走回到繼續發展伐木業來提升經濟的方向，鼓勵外商進駐來投資開發。幾乎在就職的同時，政府將木材出口稅率從 65% 降到 35%，很明顯的是鼓勵大量向外國傾銷原木的作法。而在 1997 年，政府將採伐森林的禁令年限往後延後到 1999 年。其實直到現在，這項措施仍然沒有真正實行。

在造林的計畫方面，所羅門政府從 1984 年起，在伐木業的收益利潤中徵收 7.5% 的稅作爲森林再造的資金，但其實這筆錢一直被拿來挪用在其他的國家預算上，直到 1995 年，才開始計畫將這個款項撥還給地主來實行本來的用途。這項政策的成效也頗令人質疑。

2.衝突的遠因起於雙方對於工作機會的爭奪，後來 Guadacanal 居民成立 Isatambu 革命軍，Malaita 移民成立 Malaita Eagle 組織，兩派民兵互相對立廝殺，並且在 2000 年 6 月引發了政變。

3.1995 年木材出口稅收佔所羅門政府總收入的 31% (Montgomery 1995)

2. 伐木商：

在所羅門群島最大的伐木業者是 Malaysian 公司，在討論會的時候也有提到過馬來西亞商人走不法途徑濫砍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森林，而從中獲得暴利的例子。在 1994 年，這家公司擁有 458,194 公頃的木材開採權，是整個所羅門群島面積的 16%。而這家的主要貿易對象是日本和南韓，日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熱帶木材需求者，也是造成雨林過度開發的幫兇之一。

在森林部門人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適當的機制來監控伐木業者，所以導致於有些不法的業者完全無視於環保的規定，只專注於當前的利益而不管永續發展的問題。有些業者還利用國際木材價格變動的藉口及少報木材砍伐量來掩飾實際的所得，在 1993 年的調查顯示因此可能有超過 4000 萬美元的逃漏稅(約為總出口值的 1/3)，可見事態的嚴重程度。另外近來還出現一種新的趨勢：外國公司暗中連結當地的公司，以他們的名義掛牌營業，來享受稅率上的優惠特權。

3. 原住民：

所羅門群島的原住民對於雨林問題，其實存在著很多紛歧的立場，角度並不一致。第一種是關係到森林開發權的一些擁有土地的地主，對於這一類的原住民來說，他們看到外來公司帶來的種種商業及社會福利，如建學校，提升醫療和公共衛生品質等好處，於是樂於與這些公司合作開發雨林，自己也從中獲得不少利益。

所以前面提到所羅門總理 Hillyd 減少雨林開發政策，在這些外來公司的打壓下，並沒有得到選民的認同，而很快的被下一任的 Mamaloni 所取代而銷聲匿跡。這一類原住民其實是在破壞自己寶貴的雨林資產，沒有顧慮到自己在替未來或者後代子孫種下可怕的惡果。

也有一些案例，一些無法在雨林開發中得到適當利益的原住民憤怒地燒掉伐木者的公司⁴。普遍來說，大部分的原住民或許是因為教育程度不足或者貧窮的關係，並沒有察覺雨林消失後可能帶來的糟糕後果，也沒有意識到珍貴的雨林極需要保護的問題，這點是滿令人擔憂的。

4. 在 1997 年，有憤怒的原住民燒掉 Golden Springs International 公司的辦事處。

4.世界銀行

在國內政府沒有能力甚至意願，好好去面對雨林資源永續開發的議題時，世界銀行似乎是一個比較可以期待的國際性的力量。以下是一些世界銀行對於森林開發規劃出的政策：

1. 對於在危險狀態的森林或自然棲息地區，進行商業性採伐或開發的伐木業者，禁止給予任何的資助。爲了確保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不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所有的專案都會經過審查，可能造成危害的專案必須做環境評價。
2. 改革不合理的木材採伐特權和補貼政策，透過改進林業法規和法律執行情況來幫助政府控制非法的砍伐活動和腐敗的官商勾結。
3. 建立社區林業管理和農業林地，進行永續性的採伐活動並且保護環境。這一項措施對於雨林地區原住民的福利也有所幫助。

這些政策表面上看起來很不錯，如果真正實際運作起來，雖然不太能完全遏止雨林繼續地消失，但至少可以作一個把關的動作，將雨林消失速度減緩。但事實上，這些政策達到的效果其實不怎麼明顯，直到現在，雨林的仍然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地消失中。

在討論會中，我們這組扮演著世界銀行的角色，所以刻意有些避重就輕的往對世界銀行有利的方向去作描述，但不得不承認其實它有很多的問題存在。在政策的執行上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層面，坐在舒適辦公室裡的官僚體系研究出來的理論，是否能真正有利於整體環境及多數的雨林原住民；利益衝突的解決是否真的能以公平正義的原則進行，這種種環節都需要列入考慮，而且基本上是不怎麼樂觀的。

IV.心得：

在參與第二組討論會的整個過程裡，包括從看指定閱讀，到蒐集資料，及最後跟大家一起討論分享，我覺得對於雨林開發所牽涉到的各種利益關係，或許不能說有很深入的認識，但的確多得到了不少具體的概念和新的思考方向，也多多少少有種感同身受的感覺，儘管大洋洲的雨林環境議題，跟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

有著滿大的差異。

剛好開學時選的島嶼所羅門群島上也有豐富的雨林，所以就決定易地而處，把焦點從巴布亞紐幾內亞轉換到所羅門群島，重新再找一些針對所羅門群島的資料，並且沿用討論會中的脈絡，針對其中一些比較有心得的部分延伸出一些更深一層的討論，來做為這次的期末報告。其實所羅門群島在面對雨林問題的角度跟巴布亞紐幾內亞是很相似的，不管在自然環境或者人為開發上都是如此。

在雨林問題的處理上，很多事情並沒有絕對的對或錯的關係，有的只是相對程度上的問題。環保團體譴責伐木業者破壞自然生態，但事實上伐木業所帶來的利潤是所羅門群島主要的經濟收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完全禁止森林資源的開發，這些喪失的財源將使所國面臨更加貧困的困境。而且這些立場主要是從先進開發國家的角度來看的，但早在過去的工業革命時期，這些國家開發經濟造成的環境破壞其實有過之無不及，而現在確以一個不同的標準來限制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未嘗不是對這些弱勢國家一種不公平的壓抑。

我覺得必須體認到的是，如果在開發的同時做好森林再造、永續經營的規劃，合理的資源開發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另一方面，伐木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不少當地原住民的工作機會，但由於木材資源主要以原木的形式來出口，所以工作內容也只限於最基層的勞動者，如果多引進一些木材加工廠，理論上應可以帶來更多經濟上的成長，對當地來說也算是更有效運用資源的方式。當然這也需要原住民有意願去學習新的技術來配合，不是木材商或政府方面的一廂情願就可以達成。

提升原住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了解到維護雨林生態的重要性，而不要總是以利益層面作為最終的指標，可能也是解決雨林問題的方式之一，畢竟土地最好還是要靠當地人自己去保護，外界的環保團體的努力是一種輔助的性質。提高教育水準一向是世界銀行努力的方向之一，但是教育所需的費用對貧窮原住民來說是沉重的負擔，會不會又造成為了繳納學費而去砍伐更多木材的惡性循環呢？

在討論會中，有人質疑南太平洋裡的這些島嶼到底適不適合步上開發經濟的道路，或許維持原來純樸的生活才是島民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最好方式。不過現代文明一旦進入了這些島嶼，想再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型態恐怕不太容易做到。島民接受了物質文明的洗禮，就如同在兩部影片中看到的情形，他們已經開始對金錢與物資產生迫切的依賴和需求，然後由於本身經濟的弱勢，需求大過於島嶼本身的生產力，因此這些需求是很難被滿足的，除非擁有像大溪地的特殊條件，

大量的外資源源不斷的補給。

不過對於所羅門群島而言，主要只能靠本身經濟上的開發，當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立場對立時，現實上要如何做出選擇，這裡很難做出定論，也許本來就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存在。我想能做的只有多從各個層面去深入了解實際的現況，慢慢找出一個適當的平衡點，讓經濟開發和環境保護和諧地共同運作吧。

資料來源：

1. <http://www.rainforestweb.org>

2. <http://forests.org/>

3. <http://www.wrm.org.uy/deforestation/Oceania/Solomon.html>

4. <http://www.american.edu/projects/mandala/TED/solomon.htm>

±

Part2. 碧海椰國 ~ 所羅門回憶錄

林育正

1983 年 3 月索國與我國簽署建交公報後，我先在索京設立總領事館，嗣於 1985 年提昇為大使館。1989 年，當時的外交部贈予所國政府並委請當時行政院退休輔導人員委員會底下：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現在已改稱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中央醫院整建及重建工程。家父（林榮鋒主任）隸屬於國外部，接下了這個工程任務，帶了六位人員（機電長陳立先，土木隊長蔡華明，領班孫富貴，領班陳生源等）轉機前往所羅門群島首都荷尼阿拉市(Honiara)（位於最大島省瓜達卡納爾省，人口約四萬）。筆者當時尚年幼，於是全家一同隨行。

轉機途中，遇到 737 型飛機故障，被迫入境新幾內亞，停留一晚，筆者去過的國家數又增一筆。初到荷尼阿拉市，先往在當地最有名的旅館 R i t a n o M e n d a n a H o t e l，相當有太平洋熱帶風格的大旅館，房客皆是外國人，夜晚皆能欣賞到土著的歌舞表演，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旋轉火把的表演。索羅門群島屬熱帶氣候，常年氣溫穩定，沒有極端惡劣的天氣，日平均溫度在攝氏 28 度，濕度為 60~90 之間，年降雨量為 3,500 公釐，11 月至次年 4 月為雨季，間有颶風。風景很漂亮，有點像屏東，一年到頭全夏天，十分炎熱，晚上會下傾盆大雨，到處都是椰子樹，寬直的公路上旁邊就是蔚藍的海與沙灘。

筆者與妹妹就於當地就讀應該是華人開辦的小學：中華學校。全國其實也只有兩間小學，另一所較為高級，較多外國小孩就讀，除小學外，沒有更高層級的學校（全國七成人是文盲）。中華學校全校都是一層樓的建築，各年級各有兩個班，上課使用的書是香港用書，主要教英文與算數，但比照台灣小學的進度，在數學上較為快速，筆者在二年級即學到乘法及除法。學校裡有兩位台灣老師，在放學後教校內的華人注音及國語，筆者甚至被拉上台當小老師，至今仍記憶猶新。校長是位英籍女性。所國官方語言雖是英語，但洋涇濱英語(Pijin)在商業及日常生活中受廣泛使用，簡單形容即是像名詞之類的，就講英文，但若是日常慣用語如謝謝、對不起，即為當地土語，語言只要混久了，自然就會講了（不過筆者回國一個月即忘得一乾二淨了）。在一年級唸了四個月，校長找了家父約談，後來筆者便直接跳級二年級。當時我都把英文名字寫成 Lin Yu Cheng，結果同學都稱呼我 Lin，但老師則誤會我的姓氏，她稱呼我爸 Mr.Cheng...在班上有一位家裡在唐人街開餐廳的香港人，也有一位德國人，以及幾位混血兒。去過一個大香港家庭的家，他們家的前房東，甚至有養鱷魚！學校裡最盛行的運動是桌球，不過學生買不起桌球拍，都持橫條木板打球，球技在苦練下，也很厲害。全校會在鄰近的體育場辦運動會。每逢 1，2 月都會有一個月長的“暑假”，全家人會回

台灣過農曆新年。我一直唸到三年級結束，因家裡祖父病危，於是全家人急忙趕回台灣，匆忙劃下三年半的所國之行。（回國後仍續讀三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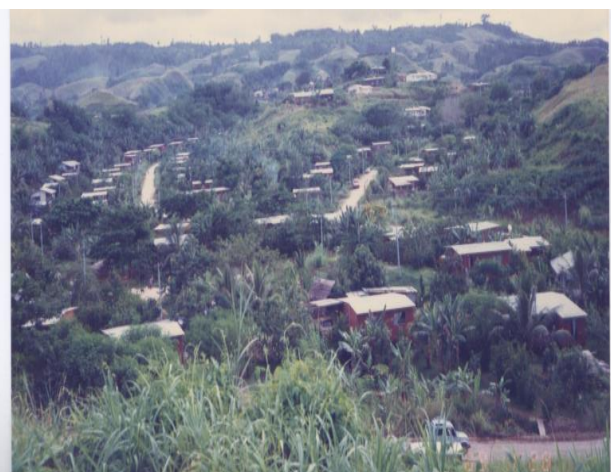
當時首都有公車可搭，其中一班為冷氣公車，不過當時全國只有兩個紅綠燈在市場（現在當然變多了，據了解，所國有派交警來台灣見習指揮交通）。中國城十分熱鬧，有很多華人聚集開設餐廳，電影院，商店，每逢中國節日，皆有活動（中國城，全家人常到餐館吃港式飲茶。同行一位蔡姓隊長，與當地一位港籍小姐擦出愛情火花喔，目前兩夫妻與女兒仍住在當地，與家父偶有聯絡。市場上買得到很多蔬果，但大部分民生物資依賴進口，肉類甚至時有時無，不好購買，有些東西台灣很常見，當地卻貴的嚇人：一顆蒜頭要40～50台幣，一塊日本進口的冷豆腐也要50元，米的話，以長條的泰國米最常見，台灣也有支援一批農耕隊在當地教導當地居民開墾農地，筆部就遇到多位博士。大使館除了大使，另有兩位秘書及他們的家人小孩。土著摘椰子的功夫十分了得，不用繩索，以上衣輔助就能爬上四層樓椰子樹頂，拍下多顆椰子到地面，筆者覺得椰子汁比椰子肉好吃，但喝多了會拉肚子。在台灣綠島可見的椰子蟹，是不能吃的保育動物，可是在索國，處處可見，富含油脂，十分美味。椰子蟹力道驚人，能夾斷木筷，甚至是小指，要小心。

在市郊找到房子以後，就搬離了旅館。一層樓的房子，沒有像農耕團他們住低腳屋（房子以低柱架空離地50公分），有簡單的游泳池和一個大庭園，後來在庭園裡有養雞（但半夜常被野狗偷襲）。其他6位工程師是住在旁邊另一棟“高腳屋”，房子架高離地超過2層樓，底下可以停車，進房子要先爬樓梯，十分有特色。但中飯和晚飯大家都會一起吃飯。家裡有請當地傭人來幫忙，月薪400索幣（當時匯率一元索幣換台幣十元左右）其中一位女廚在同仁調教後甚至可以煮如炒蛋的簡單的中式料理。四季如夏的晚上，可以餵魚給路過家門的野貓，抓飛來窗戶紗網的甲蟲把玩，畢竟也沒有電視節目可看，雖有電視機，但只能看錄影帶。第一次坐上吉普車的感覺很酷，全國內轎車不多，以卡車為主，四輪傳動的車很常見，那時候覺得奇怪，用四輪傳動車子怎麼開那麼慢？機車很罕見，家裡用的交通工具是休旅車，有一回經過一條河時，因上游下大雨，河面暴漲，橋面塌陷，有一部車被衝到下游，我們是在前頭的卡車拖領著才驚險過河。

所國機場是由日人所贈建的，唯一的所國航空公司也僅擁有一架美方贈送的737型飛機，主要飛往新幾內亞或雪梨，機場十分簡單，大概就像台灣外島機場一樣，也有新幾內亞航空、澳航班機起降，各離島機場的跑道只用碎石鋪，而且都是小飛機。機場離市中心僅十餘公里，途中會經過全國唯一一座高爾夫球場，不過只有九個洞。國內有棕櫚油煉油廠，為歐盟補助並由歐洲人經營管理。所羅門在二戰時是重要據點，當地有很多戰火遺跡。由於全國就業率不高，政府部門財源不足，常缺乏經費，有一次某地方失火，但消防隊的消防車因為待維修壞

了，無法救火，這件事有上當地報紙。所國多瘧疾，要服藥預防，當地瘧蚊可大的嚇人，翅膀跟腳全張開可如4公分直徑的圓！

家父前去興建的日字型中央醫院佔地3750坪，是所國少數的現代化設施，工程經費約新台幣一億一千一百萬元，材料（砂石，水泥，空心磚）以向澳洲進口為主，鋼料先在台灣國內加工後船運至工地再拼裝，電器及醫療器材全透過索國政府向澳洲進口。由於工地現場也是舊醫院所在，施工期間也是邊拆邊建，原有醫療服務不能中斷，筆者也曾經染上瘧疾而去看病。當地工人常在領到薪水後，都會全數買啤酒及下酒菜，在椰林下作樂，展現十分樂觀的民族性（天性懶散的民族性，常使得工程進度緩慢）。偶爾工地也會有材料失竊。每逢聖誕節，工地得順應國情，放假一週！施工品質在眾人努力下深獲好評，現任陳大使評為：索國若發生七級大地震，全國僅存的建築物大概只剩中央醫院了。



傳統民舍



醫院設計圖



動土典禮 索國總理剪彩



林榮鋒主任與張建築師合照



上樑典禮 中間為張大使



中視訪問團參觀工地



中央醫院完成



傳統舞蹈表演



中國城



椰子蟹



二戰遺跡



二戰遺跡 登陸艇沉船處



土著傳統民房



教堂



當地人 旅館員工



市場



帶回來的手工雕刻品